



《万松浦》2025年第1期封面画作《柔软的心》 阎平作

## 小说梗概



逻辑学教授让学生以外星视角解读“旅行者号”上的“金盘录音”，同时回溯自己20世纪70年代在马桶厂的青春往事。小说以折叠时间的叙事，将爱因斯坦的“时空幻觉”化为故事底色，并在碎片中折射出清晰的镜像：无论是马桶匠人的执着、艺术家的抗争，还是外星观察者的凝视，都在指向一个共同命题——人类如何在与自我、他者、宇宙的对话中，守住灵魂的“不能漏”。

《鼻腔诗社》，袁劲梅著，刊于《万松浦》2025年第2期

## ■创作谈

## 一种寻找真理的方式

□袁劲梅

的方法寻找真理，是理性审美，不允许主观想象；通过文学创作寻找真理，是情感审美，想象是必要条件。理性的经纬和情感的图像都是人们表达对世界认知的语言方式。我同时喜欢这两种语言，前者清晰简洁，有数学美；后者自由开阔，有艺术美。用这两种语言，我创作了一系列小说，希望能用理性的思考和情感的想象把故事说得恰到好处。但愿读者们喜欢。

再讲我为什么写《鼻腔诗社》这部小说。我有很多故事想写，有些故事我不写，别的作家也会写。但是《鼻腔诗社》是我独特的经历，到现在为止，我也没碰见另一个懂马桶且会做木头马桶的作家。我要不写，故事里那群制作马桶的普通工匠和他们的历史存在恐怕不会有太多人知道。然而，他们的存在和生活是中国现代化的起点之一。改革开放的艰难道路，是他们走出来的。中国的现代化就是他们这代人搞起来的。换句话说，《鼻腔诗社》里那些年轻木匠所经历的统生活方式和他们见证的社会转型，是绝不应该遗漏的一段重要的中国现代史。我要是在历史博物馆工作，也会把这一段放进中国现代史的某个展厅里。

在《鼻腔诗社》里，我想如实地记录下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和艰难。对于小说，故事可以编，叫“创作”，但是细节得真实，这才叫“写生活”。那时候，我天天记日记，所以《鼻腔诗社》里写到的很多细节是有的根据的。当年中国现代化的真实起点不高，农民们过了几千年农耕社会，不用埋头种地的工匠就算是眼界高的工人阶级了。我日记中记了一句话，是那时候我们马桶厂有威信的老木匠们对“现代化”的解释：“将来，一根整木料塞进大机器的嘴里，另一边，马桶就咕噜咕噜地从大机器的屁眼里滚出来。”“现代化”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一个社会群体的想象中，跟孙悟空差不多。

在这个起点上，一群年轻木匠想往前走。他们往前走的每一步，有美好，有浪漫，却又纠缠着深厚的、复杂的、压力沉重的人情味。那种人情味是从一个有几千年历史的文化结构中飘散出来的气味，“好能好到极致，坏也坏到极致。以奇怪的方式好，以奇怪的方式坏”(《鼻腔诗社》)。这就是改革的艰难之处。然而，这条艰难的路得有人走。

如果一个几千年的老文化，走到了一个点，从上到下都想另辟蹊径，走一条新路，付多少代价也要硬走过去，这就是一种历史必然——有些船板非修不可了！20世纪70年代末就是这样一个时代，当时的年轻人，担当起了这个使命。改革的路是他们这代人走下来的，代价也是他们付的。现在的年轻人，手机一扫，外卖就把饭送家门口来了；油门一踩，就开着车出去自驾游了；祖母去世了，编辑一个AI，还能和说着方言的祖母交流……这都很好，但是谁也不应该无视，路是怎么走到今天的。

船，只能继续往前走，一边走，一边修。当现代的年轻人反思工业化和改变生活方式的代价时，我通过《鼻腔诗社》做了一个思想实验：把不同时代和地方的故事放在同一时间平面上，分析思考人的文化的遗传基因。

小说发表了，实验结果供读者鉴定。

## ■编辑手记

## 《鼻腔诗社》：“不能漏”的宇宙

□张林

发现自己无法完整、准确地去概括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故事，故事想要传达什么。在常见的单一主题叙事之下，这篇使用了嵌套结构的小说，对读者来说显然有一定的阅读难度。

于是我重新精读了一遍，才厘清这个多层次嵌套的故事结构。这其中的“思辨性”，也是很吸引我的特质。袁劲梅在这个3万多字的文本里，通过复杂的叙事结构、深刻的哲学命题、特异性的文化冲突等，进行了多场酣畅的头脑风暴与思想实验。比如三位研究生探讨该从哪些方面来完成外星人对地球人的回信；比如20世纪70年代国营马桶厂的那群年轻木匠，在紫云河畔边吃着菜包子边写诗接龙，还讨论着该如何改进马桶的场景；再比如艺术系的学生和教授，明“灵感”的火焰已经燃烧数十年，为何大家必须要“灭掉”火焰才肯罢休。读者的大脑跟随故事，不断地被推入一个个实验场域。

与其他大部分同样具备深刻思考性的作品的不同之处在于，《鼻腔诗社》并不满足于靠复杂结构和探讨性的故事情节来体现其思考性，尽管这已足够让读者着迷。袁劲梅对文本思考性的高水准，甚至体现在每句话中。在编校过程中，我感受到每一句话都经过了她的反复斟酌、锤打与精心设计。袁劲梅像一位严谨的工程师，用凝结着思想火花的词语、结构，来搭建这个模型。在这个模型中，每一寸砖都透着思辨的光泽。比如小说开篇，“爱因斯坦对时间的理解，让我时常想：时间也许可以压成平面，让过去，现在和将来同时在一故事里发生，互成参照系”。作者为读者抛出自己的思索，不待读者回过神来，又立刻带领读者做时空并置甚至嵌套的逻辑旅行。文中的很多句子都透露着思辨的意味，摘录一二如下：

马桶厂是无数世界中的一个。这个世界没有定律，但它有很多习惯和惯性。习惯，是可以打破的。

可是，请记住，习惯像水，打破了，又会还原得天衣无缝，不由好坏决定。

习惯是一种巨大的权势。或好，或坏。可惜，人还不能指望好习惯战胜坏习惯。只有一样东西能胜过习惯：欲望。

因迷人的思辨性语言，读者很容易陷入作者设计的思维实验场域，等到悠然醒来，才意识到自己刚刚进行了一次奇特的逻辑训练。这让我再次想起第一次阅读《狗与负得正》的感受。袁劲梅写道：“狗和人的区别是：狗的高尚写在狗基因里，人的高尚得慢慢学；狗感兴趣所有东西的气味，却只看黑和白的世界，人能看见花花绿绿的世界，却总是只感兴趣变成钱的气味；狗干活儿是记录事实的气味，人干活儿是确定什么气味有用。”任何一个人都知道狗和人是有区别的，但并没有几个作家真正将狗置于人的身份上，将人与狗的细节区别具体化。同样也没有多少作家，真正从“马桶”写到“宇宙”，关心万物运行的统一逻辑。这种见微知著的思考是令人钦佩的。

## 三

人类的思辨或可以无限生成，直至充斥整个宇宙。



## 万松浦之星